



揚子庖言序

成都劉大昌泰之誤

升菴太史公握節滇雲三十六年閉門著述數十餘種竒姿朗悟好學不倦叢談綺語爛然可觀若丹鉛摭錄要錄諸籍翊前聞昭來裂傳刻海內久矣歲晚尋鑿江陽寓簡圭里示余庖言及閏集書凡數卷盈數萬言首陳尚書二解尊聖製也次諸經子史次文議字說以及天文地理鳥獸草木廣大悉備觸處洞然發人神識蓋樊然殺亂者犁然辯哲矣何其齒宿而志銳體

悴而神清視昔人所謂癖傳耽書者將無同乎
明齋楊公以甲科碩望假令新都才華博瞻政
事精敏始至訪公玄亭悵然宿草乃撫其遺孤
采獲遺集因閱茲帙屬余校正梓行其重出者
不錄間存一二以備參考語涉詩話別彙一編
以傳好事云或曰公何取于卮言也余曰莊生
有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彘形所以窮年
夫世以寓言目莊至誕謾薄之不知天下之言
離經畔道者人厭棄之其幾于理者君子不廢
也太史公平居口不絕吟手不釋卷蘊竒如子
雲而考究不遺博物如茂先而淵隱不露遷謫
如蘇黃而晦跡自如白首窮荒忠貞彌篤諸所
論述據事直書援引切當無愧古之良史注而
不滿酌而不竭有味其言人共珍之多聞廣見
固不足以盡公也余以密親辱知最厚奉教日
深飲河自慙寄汲嘗嚮真同耳食每欲取公諸
籍助分條列勒成一編顧散逸不完僕病未能
爾世之慕公者其將有取于愚言否乎

嘉靖甲子夏四月十日

楊子危言卷一



成都楊慎著

聖製尚書二解

劉奮校

高皇帝聖學超出前儒以尚書咨羲和及惟天陰隲
下民二簡蔡沈注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否荅祿
與蘴仍以朱熹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
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書傳
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沈傳
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荖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

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若不革正有誤方來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宥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五玉當作五樂

書脩五禮五玉班志五玉作五樂蓋已有五瑞即五玉也玉當為樂注具列五樂之目

肇十有二州

春秋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淮南子曰神農大九州挂州迎州神州之等是也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為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惟舜時輅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為言始也前此九州而今始為十二州也不然則肇字無所屬至夏還為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可證

陟方

尚書舜陟方乃死家語作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以方為方岳至合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合而文義亦順今注以升遐訓之又與下文乃死重復矣左思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與以陟方對行宮益以為天子巡狩事也亦與國語家語合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林少穎云宥過誤則無大者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刑特故則無小者大者則刑小者則不刑此說極當

七始

前漢律歷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注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又房中歌曰七始華詠肅倡和聲孟康注引律歷志以為樂名則知漢初尚存此詠施之辭樂今文始詠作在治忽意頗傳會

禹貢錯簡

禹貢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朱子曰洪水之患河為甚禹親蒞而身替之若江

洞庭彭蠡
三苗所居
不淺何
謂

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
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官屬之往者亦未
必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非漢水
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
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為北江無足怪者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會匯中江見上章

右本文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東為北江入于海

吳幼清曰海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為江
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既入江與江混為一水而又
曰東為北江入于海有似別為一水然何也蓋漢
水源遠流大可亞于江兩相匹配其他小水入大
水之例不同故于荊州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並
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因為江
漢亦為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為北江記其入
海者著其為瀆也三瀆皆自為一瀆惟江與漢共
為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之以二水而中
間記四瀆其一河瀆一瀆也其二江漢一瀆也其

三濟瀆其四淮瀆也江漢勢體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於漢於江並言入海而同為瀆也若漢不為瀆則東為北江入于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江之後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匯澤為彭蠡東為中江入于海吳幼清曰東匯澤為彭蠡六字舊本誤在導漾條南入于江之下解說不通遂至紛異論今正其錯簡諸儒之疑可釋而辨可息矣江與彭蠡合流之

後凡千四十里入海江之入于海也必口為中江何也蓋禹貢以江漢共為一瀆漢分江之半為北江故江不得專江之名漢為北江則江當為南江然循南江面岍有彭蠡湖水若曰南江恐疑為指湖水而言以江水行于湖水漢水之中故曰為中江也

右吳幼清改正錯簡按此二節簡明可息紛之說與考訂武成同功矣特錄出之

禹貢彭蠡一條

禹貢東匯澤為彭蠡一條集傳謂經誤吳草廬已辨

之矣近又見邵二泉寶魏莊渠按二說尤足相發明
今錄于此二泉云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為巨浸
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匯也
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
匯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
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
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所入為南江丁
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難
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
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
餘干張克修云寶亦云魏莊渠曰禹貢東匯澤為彭
蠡無仰于江漢也噫胡不求諸禹未疏鑿以前耶江
右山勢四盤衆水同出彭蠡為口形則高仰非得江
漢外水闌之還能瀦而後泄耶

東陵西陵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泐地志
即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蓋據波憑
濤以濟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為盜巢云夷陵為西陵
則巴陵為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三江味別

東坡書傳有三江味別之說朱文公極言其非謂禹之道水豈如張又新陸羽之徒為茗飲一時之快也彼為是說者亦可謂童駮之甚矣余謂東坡味別之說蓋謂因其味之別知其源之殊豈謂煎茶哉至蔡沈作書傳承用其說共肆排詆且東坡千古奇才而目為童駮亦平日妒才立黨不平之辭豈君子用心乎至蔡沈導汎水東流為濟注云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又謂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為阿膠服之下膈疏痰此與前說自相背三江不可言味濟水獨可言味乎禹之道江不為茗飲用導濟

又獨為下膈疏痰用乎若平心論之聖人作經本末兼備如羅經觀梅折筵刻箒皆出于易易豈專為是哉

曲直作酸

朱子云曲直作酸今以兩木片相擦則齒酸董鼎駮之曰草木之實多酸雖甘者至乾壞時亦酸木擦之說恐未然也慎按箕子演疇何嘗以兩木片相擦乎所字之義

魏子才曰閩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為所邇言而義遠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為所書曰王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

之愈覺不通此深得經旨余特表出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

書君奭篇首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緯書乃云武王克紂前歌後舞此言謬矣昭烈克劉璋置酒宴樂乃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昭烈豈樂禍者蓋信緯書如經矣高帝哭項羽曹操哭袁紹豈有武王而歌舞于克紂之事乎

終朝三拖

易訟上九爻辭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鄭康成古本褫作拖晁以道云拖如拖紳之拖蓋上剗之極本以訟而得鞶帶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拖之以誇于人也本義作奪非是象曰以訟受服而今以奪解之可乎

土用三驅失前禽

易比爻辭王用三驅失前禽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来者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又不射示奔者又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叛取亂也今本義似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為設

教者言非為田獵言也田獵之禮即寓兵威若去者不追則數年之間王者為獨夫矣何以聯屬天下乎審如此則舜征有苗啓征有扈皆違去者不追之義矣

苞桑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為固結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杌隕綿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辭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葉拱墻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為趨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饑馬在廐漠然無敵投芻其傷爭心乃生故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伐上也伯夷之避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懸棺王莽之下

白屋一則謙之靡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

杜注云周禮太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皆以七八為
占故言遇艮之八。今按杜不達左氏之義妄為此
說也且連山歸藏漢世已亡矣安知其以七八占乎
今以筮法言之陽數九老而七少故九變而七不變
陰數六老而八少故六變而八不變今之筮法自有
九六自有七八何必遠言連山歸藏乎其文曰遇
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蓋艮卦下一爻陰變為陽第三
爻陽變為陰第四爻第五爻皆陰變為陽第六爻陽
變為陰只有第二爻是八不變故曰艮之八驗下文
艮之隨可見此可以思索而得也精思博古如杜預
亦支吾亂是千百年無人知此也特表出之
以此例之假令遇坤之八是謂坤之始遇乾之
七是謂乾之復行文自合如此杜預不知此解
疑誤後學多矣特為圖以發其未發云

艮

九老陽一六老陰一六老陰一六老陰
一變少陰一變少陽一變少陽一變少陰一不變一變少陽

隨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易卦變

易卦有變乃九六陰陽二老之交主占者臨時而言也至於簡帙之上成卦之後豈有某卦自某卦來之說哉宋儒解彖傳九有不通處即以卦變言紛擾甚矣仙井李舜臣隆山易本傳謂捨本卦而論他卦及某卦自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文山進講賁卦剝上文柔一節亦不取卦變之說其見卓矣南溪老儒泉村王拱東著周易玩辭一書其論卦變云竊觀彖傳如剝柔下上來往字樣本義類以卦變言之愚看止是一箇見在卦體併無卦變之說也且知剝來得中是上體之乾剛未得坎體之中矣隨剝來下柔是兌四五之剝來下震三二之柔也噬嗑以震體之二上行離體之五故曰柔得中上行賁艮體四五之柔來離之二以文三初之剝離體三初之剝上艮之上以文四五之柔故曰柔來而文剝分剝上而文柔大畜剝上尚賢益上九以陽居上六五以柔尊尚之矣晉柔進上行益坤體之柔上行離體之五矣无妄剝自外來而為主於內非以外乾之剝來主於內震之初者乎升柔以時升非以巽初之柔上行坤體之柔者乎晉柔進上行其以坤體之柔可知睽柔進上行

其以兌三之柔上行離五之柔可見蹇之往得中言
艮上之剛往而得坎之五焉渙剛來不窮言巽上之
剛來主於坎中之二焉至于鼎柔進上行其巽下之
柔而上行離五之柔也又豈待言哉凡此皆本卦見
成所具義理一展卷間瞭然在目若卦變甚覺牽強
恐非聖人作易之本旨也。此論甚當其識亦非守
殘因固之瑣儒可及特為表之

天地之道浸

易傳剛浸而長陰符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列子云
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又曰運轉不已天地密移
疇覺之哉孔子曰日夜無隙立是以徂素問曰亢則
害承乃制迨崑山魏子曰人之苦于寒也而暴得暑
苦于暑也而暴得寒亦豈不快然于心恒爾造化之
元氣索矣此粗心快於繼者也惟夫天地密移續也
而人不知承也而自相制故能保合太和此猶用心
精而善於繼者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迅速說苑
江以逶迤故能永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漸漬故能
進人以涵泳故能豪亦此理也

鈞金束矢

淮南子記論訓下篇云齊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乃

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
勝者出一束箭其後劉歆安竄入周官以為周公之
法朱文公乃誤信之取以解易金矢之象焉有周公
之世而預知王莽之法乎

楊稊柳稊

易大過爻辭枯楊生稊陸德明曰秀也夏小正正月
柳稊戴德傳云發孚也秀如苗而不秀之秀未成穗
曰秀柳亦有穗唐詩所謂柳綠也孚如易卦中孚之
孚毛未出卵殼曰孚牡丹芍藥其花蓓蕾皆如鳥卵
形柳初發苞亦如卵形而小故曰發孚宋子易本義

云稊根也榮於下者也稊按字書本不訓根據易爻
初為木本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又抑之發榮
自末梢始唐詩所謂解凍風來末上青也不自下而
榮其說戾矣南沙熊叔仁周易象旨具此義余為衍之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下應六三柔而牽已行則纏繞故象困于葛藟
下乘九五剛而難乘故象困于臲臲困此二者而不
能去謀全之過也曰者自謂也亦自謀也心口相語
曰不可動且有悔而不知不動乃所以有悔曰動悔
者處困極之時懲羹而吹虀也有悔者事機之會噬

臍而莫及也故戒之曰不可以動而生悔遂窮不知
變物窮必變困極則通則吉莫如征也行而獲吉故
曰吉行困之為卦本以剛揜上無揜我而又以說履
險故征吉

方物

易大傳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鄭玄注水火也至解樂
記則曰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也孔穎達曰二注不
同各有以也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
稱物者殖生無知但一物而已慎按蟲之名方不見
於訓詁但字書有解穀蟲名蚘蚘見齊民要術又張
有復古編蚘蚘占只作子方是方為行蟲之原也鄭
之解方為行蟲蓋緣字之音生義頗亦僻左

陰陽

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
而曰陰陽何也曰生之謂易陽主生陰主死若曰陽
陰則死而不復生矣先陰後陽有生不窮之義焉匪
特此也易曰是故知死生之說又曰是故知鬼神之情
狀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不曰生死而曰
死生不曰神鬼而曰鬼神不曰闢闔而曰闔闢亦猶

曆家朔先於晦不曰朔晦而曰晦朔以此例之思過半矣然則商易之首坤蓋亦有見於此孔子曰吾得坤乾焉有味其言哉

專即華

易說卦震為專之為言布也震於東方為春草木之萌始布也古文作專今文作華蓋花之蒂也詩凡華字皆叶音專是其證陸機文賦被瓊敷與玉藻瓊敷即瓊華華與藻相對尤可證也

蠹醜

說文引詩燕婉之求得此蠹醜上音去下音秋爾雅蠹醜蟾蜍注云似蝦蟇居陸地與蝦蟇不同蟾蜍大背上多痱磊行極遲緩不能跳躍亦不解鳴多在濕處故詩人以况衛宣公之老而無恥之狀蓋醜詆之辭也蝦蟇能跳接百蟲食之時作呷聲在陂澤間此為二物明矣

邗干同字

詩出宿于干今開封有邗溝韋氏曆紀云蹇叔處干而干亡入秦而秦霸

考槃

詩考槃在澗韓詩作干薛君注地下而黃曰干與寬

叶為是且澗非考槃之處也一章曰碩人之寬以居也二章曰碩人之邁居而安也邁說文草也孟子所謂草莽之臣諺云心安茅屋穩也阿即後世窩字邵子安樂窩義取於此三章曰碩人之軸卷而懷之也

碩人之邁

說文邁草也音科俗所謂科座也阿即窩也言考槃於此山之阿即我之科座也邁字從草言隱於茅茨草莽而安樂之也

考槃在陸

陸如莊子陸沈之陸軸如軸簾之軸

齊子闔闔

詩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鄭玄箋曰豈弟當作闔闔闔開也闔明也蓋與旁章發夕為對發夕侵夜而行闔闔將明而行也闔字一作暉三蒼解詁云日明白暉字誤云雲覆輅見日曰暉古文尚書雨霽罔克許氏說文闔升雲半有半無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闔澤文穎曰闔澤皆樂也闔音愷澤據此闔澤即闔闔也字不同爾今文作豈弟恐非焉有淫亂之人而目之為豈弟乎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為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擁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冊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為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秦者不為過也繼序者乃以為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云車馬而億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乎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畧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既令而並坐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起磬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為秦非一日矣

陽知之何

爾雅注引魯詩有美一人陽如之何巴濮之人自呼
阿陽之言我也漢書所謂娉伎也陽如之何者我奈
之何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亦此意太白詩芙蓉
帳底奈君何

感發

豳風一之日感發二之日凜冽注感發風寒也凜冽
氣寒也今按感發指風是也凜冽乃氣寒結而為冰
月令十二月水澤腹堅是也凜冽字从冰其義易見
感發之為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感者人吹角
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也
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警幽律泉壑叩虛
牝是也總不若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栗正謂
風吹籬落其聲似感栗與詩意合感發今俗名頭管
樂書名風管又可證焉。林肅翁云萬象惟風難畫
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風捲卷而坐猶覺琴之在
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感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
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
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為時文之祖
信哉

蒸字訓

說文叢麻蒸也故有薪蒸之說薪柴也蒸麻稽也麻稽亦可燒故以薪蒸並言蒸又訓進火氣上行也蒸又訓衆言衆多如麻也詩曰天生蒸民是也東山詩烝在桑野烝在栗薪或訓為衆或訓為進皆不通當訓為麻軍士從征于外而麻無人收或在桑野或在栗薪此於物理人情最叶千載之疑今日始釋然周公靈亦當撫掌矣

周宣王

自古守成之君初吉終亂者唐之明皇憲宗為甚史著之詳矣周之宣王中興赫然為三代令主而其末暮與唐之明憲無異證於詩小序可見矣小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也鴻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由是言之六月采芑車攻何其憂勤之汲規模之宏也自是而吉日鴻鴈詩人之衆美參歸矣其猶日之中乎庭燎雖美而有箴蓋一章夜未央二章夜未艾三章夜向晨則視朝漸晚宴安漸耽姜后脫簪之諫女鳩淫樂之湛正此際也自是沔水規之鶴鳴

誨之白駒黃鳥以逮祈父我野刺者四出其去幽厲
一問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國語曰杜伯射王
于鄆韋昭注引周春秋而不詳其事余按顏之推冤
魂志亦引周春秋其文曰周杜伯之國名為恒為周
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伯不可女鳩訐之宣
王曰恒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使薛甫與司
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
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
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
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
伯杜伯猶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
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為人而見當奈
何乎皇甫曰殺祝以謝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
益也皆為人而至祝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為罪而
殺臣也後三年遊于圃田從人滿野杜伯乘白馬素
衣司工錡為左祝為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
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脇伏於弓衣而死觀此宣王之
淫虐與高洋寶卷無異矣左儒九諫事又載說苑參
互證之蓋非傳疑者

寧或滅之

詩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按韻書引此作威二說文作
𤇀上从𤇀音悖二或相倒也後人以其字難施於俗
書故訛從威亦如𤇀發之𤇀上亦作𤇀不得已而從
咸古篆作𤇀上從雨或相對人亦罕識

夙夜朝夕

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蓋夙
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
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屋漏

詩抑之篇曰尚不愧于屋漏鄭箋曰屋小帳也疏引
周禮天官冢人職掌帷冢幄纒注云帷冢以布幄纒
以繒帷冢是大帳幄纒為小帳禮之用帷冢者皆於
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冢也幄則室內亦有
之。今按鄭玄解屋為小帳蓋以屋為幄也史記運
籌帷帳之中或作帷幄帳與幄一物也。冢即幕也
易井收勿幕吳氏纂言音冢是也軍行之制將於野
次設幕發令犒士臨之詩人所詠青油幕也其隱與
深居曰帳密謀秘議臨之所謂玉帳虎帳是也

莽蜂

詩小毖莫予莽蜂莽音烹舊音粵毛傳以為摩曳摩

音翅孫炎作掣曳謂相掣曳之於惡說文曰粵使也則莽讀作粵疑亦可也

大王翦商

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大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大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大王不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繇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大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大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大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大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為戩則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心乎

發音旆

荀子引詩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注詩般頌武王湯也發讀為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
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為先故如火
之烈而莫能止之也

松栢丸丸

長笛賦丸挺雕琢注引韓詩松栢丸薛君曰丸取也
余按山海經鳳卵作鳳丸又作鳳藥則丸藥也藥削
也今稱木工曰雕藥匠可證然則丸乃藥削之而成
丸也今詩傳解丸為直恐非愚意丸是言樹之團圓
如車蓋也亦備一說

克段于鄆

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鄆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左
氏云王取鄆劉蕡為邢之田于鄭是也杜預潁川鄆陵
謬矣鄆陵非鄭地段焉得有兵衆乎郭知玄切韻云
帝虎竝訛烏焉互舛正指此條

駕央食射工

春秋經書有蠃傳云南方淫女氣所生一名短狐扶
如鼈含沙射人又名射工玄中記云長三四寸駕央
鸞鸞蟾蜍悉食之

公子賦河水

左傳秦伯將納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左傳無注國語韋昭曰河水當為沔水字之誤也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最有理

袒衣袒服

裼袒衣蓋近身之衣孟子所謂袒裼裸裎也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注袒服曰近身之衣然不若袒服之為順袒與袒字畫相似毫釐之差爾

天王居于狄泉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為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甸乘同音

左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杜預曰衷甸一轅卿車陸德明曰甸之證反賈公彥曰甸即乘也四丘為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為名是古者甸與乘同也故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與命叶韻荀子王制篇司馬知甲兵乘白之數注云四丘為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

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一乘則又有甲上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自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

姪娣

穀梁傳姪娣者不孤子之義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注
姪音迭娣音弟姪之為言迭也娣之為言弟也更迭
次第御于君也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同姓媵之左傳
云姪其從姑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後世
目兄弟之子為姪夫男子而字從女六書之義舛矣
又變迭之音而為直何啻千里。又按干令升左傳
注云姪娣者同姓媵女之稱也兄之女來媵曰姪妹
來媵曰娣若兄之女不媵者但曰兄之女而不曰姪
妹不從媵者但曰妹而不曰娣古人之正名審稱如
此由此論之姪之字不惟不可加于男亦不可混稱
于兄之女也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董仲舒
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
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
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
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

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逐李氏而
言又雪微其辭也子赤終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
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
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
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
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
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
羣匹此之謂也

天有十日

春秋左傳昭公五年卜楚丘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
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注云十日自甲至癸
也十位日中當王食位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
半為卓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
昃為臺隅中日出缺不在第尊王與公曠其位也日
上其中者日中盛明故以當王也食日為二公位也
旦日為三卿位也後昭公七年楚尹無宇曰天有十
日人有十等正義曰日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人之
道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欲從賤而漸至於貴也
若從中左旋則位乃漸退非進長之義故右旋也禮

射義亦云以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以三者合觀之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于日中故日中當王雞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皂主馬飼馬以夜半故夜半當阜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則不可強通缺之可也。僚賈達音勞供勞事也今之牢子亦古遺言也

圖附見後

十時當十位圖

巳 <small>缺</small>	午 <small>王</small>	未 <small>臺</small>	申 <small>僕</small>
辰 <small>公</small>			酉 <small>僚</small>
卯 <small>缺</small>			戌 <small>缺</small>
寅 <small>卿</small>	丑 <small>士</small>	子 <small>阜</small>	亥 <small>輿</small>

自右而左自上而下也

自未而申

自臺而僕

先賤後貴

至王而極

缺巳以尊王缺卯以尊公

禺中

今俗云夜半子時雞鳴丑時平旦寅時日出卯時食時辰禺中巳日中午日昃未晡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其言始于淮南杜預春秋注有之蓋亦古矣孔穎達曰隅東南隅也過隅未中故為隅中晡時日西食時也日昃謂蹉跌而下也

姑息

擅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鴻鴈四候

月令鴻鴈有四候鴻鴈之鳥木落南翔水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之子也此說出晉干寶宋人述之以為的論

左个

禮記月令明堂左个北史李謐傳左个即寢之房也
。按即今之捲蓬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明龍不可觸蛟可伐也聖王之世禁
蠃去妖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必自有法
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若荆欽飛澹臺滅明周處斬
蛇事皆見於史末世但認為大言崇尚虛文而許真
君之事反取疑于拘三者矣

蜃

雉入大水為蜃二即大蚌也墨子曰楚之明月月生於
蚌蜃是也其胎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盈
虧又曰月死而螺蚌焦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厥齧
也縮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鼉渭水出氣如蜃形似
蛇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順手執劍者風也彈琵琶
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蚌蜃
字同物異

浮筠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
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

積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
賦騏驎千萬雙鴛央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
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許作無殷作鄣

儀禮注弁名出于槃二之大也呼名出于幠二覆也
古文許國之許作鄣見于鼎文殷作鄣見呂氏春秋
說文及林罕楊恒趙古則戴侗諸書皆不收湯書以
示好古者

昏禮曲顧

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即詩所謂韓侯顧之
也蓋正其始男先于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
下于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不然則是
瞰囊裝之盛索眇媵御之冶容矣

三農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
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
農平地農也司農之說未為不當而鄭玄必欲易之
孔穎達乃附會其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
穀故鄭玄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慎觀地官司
徒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

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玄原農隲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殘守陋作左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者專取鄭玄而攻擊杜子春與鄭興鄭衆宋以後則學者知有朱子而漢唐諸儒皆廢雖朱子所尊之周及程張亦不之從矣是可歎也

脯腊臠胖

周禮腊人掌乾肉脯腊臠胖之事。脯薄切今之羆也腊之為言夕也朝暴而夕乾臠無骨肉也音呼詩周原臠謂土膏如無骨肥肉也又曰則無臠仕言其脂膏自潤也胖之為言片也析肉意也。脯脯時而成也腊經夕而成也服食家謂陳臭醃藏皆禁不食則古人用腊與脯不過數日亦養生之法也論語祭肉不過三日古無臠肉臠乃祭名

溜水凍索

周禮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楹桓再重鄭司農云故書桓作拒受溜水凍索者也據此似今之灑塵噴壺羣妃御見

鄭玄注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宜後女邴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

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
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言何其迂且譎
乎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朔
與晦爾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是又奪三夫人之
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
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唯寡欲一人
之身而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泐矣
况古者人君圓立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
嘗為禮至齋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
女乎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為而謂聖世有此制

乎鄭玄釋經往難信如此

廬有五義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蓋古者一夫五畝之
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二畝半在田野外之寄
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
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
則逐水草無定居之檀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
柄竹櫜秘其音轉作廬而字作廬云

周禮三德

周禮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

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惡逆鄭玄曰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兼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未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孔穎達曰周禮有至德敏德孝德老子亦有三等之德案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河上公云謂經術政教之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為養物無事養民含光藏曜滅跡匿端不可稱以道又案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河上公注云上德大古無名號之君德有無上故言上德不德言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其德不見故言不德是以有德者也又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注云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不失德以其德見其功稱是以謂之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注云道衰德化德衰而仁愛見仁衰而忿爭明義衰而聘行玉帛又案握河紀堯曰皇道帝德非朕所事又中侯義明云洞五九禮闕郵注云闕止郵過言五帝後洞三王之世其治各九百歲當以禮止過也案此諸文言之此至德覆幬持載含容之德同於天地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為一

物皆是燧皇已上無名號之君所行故河上公云上
德無名號之君所行也此敏德則老子云可道之道
非常道下德不失德之德亦一也故河上公云政教
經有名號之君所行以其三皇五帝為政皆須仁義
順時故鄭云敏德仁義順時也若然老子云失道而
有德失德而有仁者是三皇行可道之道五帝行下
德不失德之德即堯云皇道帝德亦謂此道德於此
經同為敏德也其三王同行孝德爾老子又云失德
而有仁失仁而有義失義而有禮禮專據三王之時
故云洞五九禮闕郵若然仁義在禮前德後則五帝
與三王俱有仁義故禮記云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
從之又云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是以仁義闕在
五帝三王之間者也若然禮記云生乎今之世反古
之道謂不行今之法全行古之道故非之也

蜡臘二祭不同

周禮蜡音子豫切蜡與臘不同玉燭寶典云臘祭先
祖蜡祭百神臘取禽獸以祭故字從獵省蜡享農功
之畢故字從腊省臘于廟蜡于郊

鍾馗即終葵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推也齊人名椎曰終

蔡蓋言大圭之首似推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蔡
為名其後訛為鍾馗俗畫一神像帖于門手執椎以
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
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
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為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
之尤為無稽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
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
無其人也俗立石于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
敢當傳皆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真有其
人矣嗚呼不觀考工記不知鍾馗之訛不觀急就章
不知石敢當之誕亦考古之一事也。蘇易簡作
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
由也慎按硯以鍾馗名一即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
硯形如大圭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審
思精考乎

柳與櫛同

周禮考工記有柳人雕人注柳莊密及釋文引左傳
使婢子執巾櫛證櫛柳是一也櫛梳也廣雅曰梳櫛
也詩其比如櫛史大禹櫛風沐雨則柳之來古矣但
梳以木為之柳字又从竹複矣當以考工記作柳為是

菑傳同守

周禮居幹之道菑栗不弛沈重讀菑為恣四切又考
工記察其菑蚤不蠲注菑謂輻入轂中也泰山平原
呼所樹立物為菑聲如馭博立臬棊亦為菑菑蓋借
字今文作剗又作傳史記不敢剗刃於公腹管子春
有以傳耕夏有以傳耘注齊地謂物立地中為傳管
子又謂戰士曰傳戟之字頁

周禮素問

程子曰必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
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八自閨門衽席之微績之至
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
可行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
矣。填又觀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源是堯舜時風
雨調和陰陽燮理始可用噫素問亦如周禮矣必待
上有堯舜之化下之人體實氣平如童子而後施劑
焉則闔棺無用素問之日矣儒者之言何其迂哉

揚子卮言卷二

能慮何慮

孟子曰所不慮而能者其良能也言赤子之天然也
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言聖人之自然也大學曰安而
后能慮而后能得荀子曰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
史云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言貴慮也聖賢之言豈一
端而已乎自學者言必有能慮之得而後可以語何
慮之境不然是槁木死灰而已

格物致知

大學格物致知之傳亡今人不知格物為何解朱子

云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此添字太多乃成其句若
正之至物成何句法愚謂格者扞格之謂物者物欲
也人生十五入大學正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之時必
扞其外誘全其真純禮記云燕聲亂色不畱於聰明
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此格物之實也樂記云感物
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而好惡形焉夫物之感人無
窮而人之應物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
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故必格其物欲之誘
而吾心明德之知可致以此言之則易之所謂擊蒙
禦寇皆始入大學之事五黨之士試以吾言平心易

氣思之。三國志邴原以清議格物和洽奏議云
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唐書房
玄齡不以已長格物皆謂扞格之義意者古訓元只
如此。朱子補此章自云竊取程子之意按伊川云
事不患不能知只患不見自己其言甚簡奧即所謂
知誘物化遂亡其正也蓋人之為物欲所迷以身從
之不知已為何物若去其物欲則荀子所謂天聰天
明自然而生以此致知何知不致以此窮理何理不
窮若曰即物窮理則入於支離毫毛而失千里矣

中庸

中庸之存賴漢儒集於禮記中至晉戴顓作中庸傳
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五卷
表而出之不待宋儒矣

莊子語暗合中庸

莊子曰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
而變也神動而天隨無為而成也又曰尸居龍見戒
慎乎其所不覩也淵默雷聲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陳夢祥鳶魚辯

陳白沙詩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
六籍也無書香山益菴陳夢祥辯之曰道具體用體
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為故
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耶六經所以載道一字
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
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學以致
其道書何嘗無焉以實為虛幻也以有為無妄也其
曰言外意即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嗚呼陳
公此言鑿乎聖賢之真傳不待曲說傍喻而切於
日用是真知道明理之學也近日講理學者多諱言
之惟整菴羅公與之相合而未相聞也陳公仕為雲
南副使有才幹尚氣節裁抑鎮守太監錢能為其中

傷去官渙人至今思之其出處之正學問之純如此
而人罕知憑虛者易高而據實者反下翼飛者騰舉
而特立者蔑聞是可慨也

鬼神之為德

中庸鬼神之為德一章其實言祭祀鬼神也故始贊
其盛而次言體物不遺又次言齋明承祭洋洋如在言
體物之實也又次引詩言神之格思格至也明是祭
祀鬼神也宋儒著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既以二氣言
又以造化言又以伸為神歸為鬼其實一物而已是
以伸為神指人物而言其言一物是合幽明陰陽為
言也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則有形有聲視之可
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本文背馳哉且中庸一
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無又豈子思作書
之旨乎此章之旨二言以蔽之曰明則有禮樂幽則
有鬼神而已平常之理本如是學者試平心思之
神者聖人所不語蓋非通幽明達天德者未易言而
精氣遊魂鬼神情狀於易言之何也易者知化盡神
之書非養蒙之具而中庸則垂訓教人初學易知易
行者也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迹諸說移
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愚嘗言

解書如治病須對證下藥如對證牛溲馬渤亦能奏功藥不對證雖金膏水碧反以戕命

何邵公述古薦禮文

春祠薦尚韭卯夏禘薦尚麥魚秋嘗薦尚黍肫冬蒸薦尚稻鴈此所謂薦其時食也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祭于室求之于幽祭于堂求之于明祭于枋求之于遠皆孝子博求之義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等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方策

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方小而策大也方木版也策編簡也簡是一片版策衆簡相連也

繹如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終於繹如也說文繹引繒也即抽絲也如引繒之不斷抽絲之不亂也易曰君子以經綸經引之即今織之牽絲也綸理之即今織之刷絲也牽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刷之使之不亂也

夫子與點論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爲國之事答問之正

也子路乃率爾以對先陷於不辭讓而對之非禮矣
夫子哂之蓋哂其不遜非哂爲國也曾皙是時手方
鼓瑟而心口相與曰夫子其不悅于爲國乎又見赤
與求之答夫子無言竊意夫子必不以仕爲悅矣故
一承點爾何如之問從容舍瑟而試問曰異乎三子
者之撰蓋逆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
點乃爲浴沂詠歸之說蓋迎合之言非答問之正也
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
相講明於寤漠之濱而忽聞曾皙浴沂之言若有獨
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
嘆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
惟與點哉至于三子出而曾點後蓋亦自知答問之
非正而蒙夫子之獨與故歷問之而夫子歷道三子
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二三
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
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據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
落世事指爲道妙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于談禪
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
事此正論也又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堯

舜可以當之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且聖人之志老安少懷安老必有養老之政懷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隱居放言亦爲政之事也點之志與聖人豈若是班乎此言或出於謝上蔡之所錄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縱真程子之言吾亦闕之矣程子之賢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點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論且與琴張牧皮爲伍琴張牧皮又可與子路冉有若是班乎嗟乎今之學者循聲吠影徒知聖人之所與而不知聖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歸魯欲裁正之者正爲皙輩惜乎不知所以裁點之事而徒傳與點之語使實學不明于千載而虛談大誤于後人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箒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爲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呂與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嗚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輸頽氏得心齋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演之心齋之說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非于頽子

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幾希矣審如是何不徑
學莊列而學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歷聘耆老於
行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譏諷而
夫子之轍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召亦欲往豈以不
仕爲高者耶充點也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與桀
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
叢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放浪無檢不
止也鼓之舞之流於異端而不覺者豈非堯舜氣象
一言爲之厲階哉

禹稷躬稼

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
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
紀實也書云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水暨益奏庶鮮
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益禹爲司空稷爲田
正益爲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
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
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
之迹是稷偕行之證也而尚書之暨益稷尤爲明證
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

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豈如後世避侵官
離局之嫌乎

桓文譎正

五霸莫大于桓文桓文之事莫大于會盟會盟之舉
莫大于葵丘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
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定
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譎此宋橫浦先生
張九成之說殊為理長集注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
其小者爾當表出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
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
之業故曰下達。君子上達公卿大夫明求仁義也
小人下達農工商賈明求財利也君子小人位有不
同上下相須故皆曰達若凶人為不善不敗則亂烏
能達乎

無為而治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揚子法言或問無為曰
奚為哉在昔虞夏殷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
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纂紂之

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莊子
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
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
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
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
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嗚呼莊揚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
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爲然矣當合而觀之

吾豈匏瓜

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
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於人
共濟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如如有苦葉相合

予欲無言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
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
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余讀至此有感焉
曰夫子於子貢愆之屢矣予欲無言之意即與回孰
愈之問也夫子嘗云回也終日如愚又云回非助我
此二言者蓋得意忘言之筌蹄而契無言之教惟回
也獨自回以下則穎悟莫賜也若矣故夫子屢以啓

之子欲無言之言即與回孰愈之問也子貢之對乃
爾是以喙之聞臆之知測之少照之多爲回賜優劣
非夫子發問之旨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求
其說而不得者以爲既然之又許之夫子然也乎哉
夫子許也乎哉其言外之意若曰女以聞知多少而
分優劣此女所以弗如回也亦猶天何言哉之答也
不然則殆庶之稱屢空之稱好學之稱未見其止之
稱聖人權衡久矣淵也居德仁行之首子貢在言語之
科門人詳記亦定矣子貢方人亦豈不自知而煩夫
子之問乎惜乎子貢未喻其旨而靳於再問也

耨而不輟

論語耨而不輟賈勰曰古曰耨今曰勞二郎到切說
文耨摩田器諺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今之壓田
也。四民月令曰勞雪令地保澤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
四韻伯達伯造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
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駟隨音馱駟音窩一韻也周
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耨字音

孟子將以夔鐘禮雜記宗廟之寶器有名者成則夔之以猴豚周官春官天府夔寶器鄭司農皆音微

尹和靖對宋高宗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後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置郵傳命

孟子置郵傳命註置驛也郵駟也或問余驛與置置與郵何分別余曰考之說文駟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駟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子乘駟車會師于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又子木使駟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駟聘問諸晉以上駟字見於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世不達駟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駟爲驛之省文本朝刻春秋大全比曰認駟爲俗書省文盡改左傳四

駟字爲驛作者之姓用意隱矣。○漢制四馬高足爲置
傳皆君與大夫所乘不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馬二馬爲
軺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來乘
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駟二字於文義爲小然混
而不分則解經皆誤矣。元許白雲曰馬通曰置步通
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訓爲駟若
是步通字何以從馬乎

市廛而不征

鄭玄曰市廛而不征謂物藏于市不稅之也。古者市
廛無征。文王治岐猶然。周官立市廛之政已非文王
之舊矣。孟子蓋不足于周而欲師文王也。故曰廛
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于廛而不售者官爲買之入
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不廛者不久滯
于廛也。故曰法而不廛。慎按此說簡明大勝今注。

廛字義

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
者即今之墟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即今人浮鋪也。
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廛使其有肆有宅豈
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
疆亦從廛。蓋辰爲天壤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此尤

可證

氓字訓

氓之爲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又云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氓之癡三抱布貿絲匪來貿絲未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九河

朱子注孟子九河以簡與潔爲二非也簡潔本一水其一則河之經流也蔡沈注禹貢亦不以朱子之說爲然

王良字子期

韓非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左傳杜預注以王良爲郵無郵未知孰是然韓非去王良時近或得真

段干

段干李姓邑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于干今開封有刊溝寒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

立賢無方

孟子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旦夜之思而汲若是乎蓋嘗放之虞夏用人止於世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辛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以益爲臯陶之子臯陶則高陽氏才子庭堅也周之家法以親爲重以異姓爲後武王兄弟九人若魯衛管蔡霍曹邶邶皆列爲顯諸侯召尋亦以同姓爲上公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僅此矣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聞舊矣蓋其一時之弊周公諒亦知其未廣矣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爲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

求捨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傳說諸大臣
非以親舊以其賢也蓋主於立賢則有德是視固不
問親之情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賢之踞矣信矣
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言之亦未得盡
行其志也何以知其然也管蔡之叛雖未發而周公
明哲豈不能逆知之周公知之而亦難於言蓋言之
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必謂周公問親問舊而
忠言反爲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
此之謂也武王殿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
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武王雖惡紂之官人以世
而已不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故曰周公亦未
得盡行其志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
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國君用賢亦何不得已之有
蓋尊者親者未必賢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則尊與
戚之黨踴然而議是其時積習使然也若在今日則
朝釋耒耜暮登槐衮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
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苗裔嬋媯雖
貪如狼狽如羊蠢如死鱗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
才士屈於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
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又踵

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狠蠢蕩皆據顯位謂之華腴膏粱南之弁韶北之侯景亦憤族姓之下而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凶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然則湯之立賢無方豈非萬世君人相國之第一義乎

周公思兼三王

孟子云禹惡旨酒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宋儒註云或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此言是也但引其端而不竟其說愚謂孟子此章專贊周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蓋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桀救民周公則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則以服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求道也武王之大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以廣守成之大業立太平之基可也蓋三王之治功爲君道之極所望後世之相天下者之標準也

性情說

性者稟陽之氣涵天理者也情者稟陰之質無人欲

者也性即道心上智不能無人心陽不能無陰也下
愚不能無道心陰不能無陽也孟子之言性善純以
性言荀子之言性惡純以情言孟子之意欲人存天
理荀子之意欲人遏人欲然皆陷于一偏必若孔子
性相近習相遠之言其義始備非二子一偏之比也然
則有微乎曰大舜人心道心之說備矣

性情後說

李慤曰人之性靜情實汨之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
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情嗜欲是
也故爲形骸之役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
之陰氣有欲者也劉晝曰烟生於火而鬱火者烟也
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
外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注云不性其情何
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又字義云寂然不動爲性感
而遂通爲情然感有不同通亦有異感而中節則是
性其情感而乖戾則是情其性羣動息而夜氣清與
秋冬歸根復命無異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求放心

或問心既放矣何以求之予曰荀子云亡箴者終日
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且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

於慮亦然佛書有云藏者因地而仆亦因地而起外
地求起萬無此理然則求放心者豈外於此心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辨

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古今解詁者多矣朱文
公楚辭後語反復數百言又盡斥潁濱半山之說而
卒不得其要旨諸家之說或改營爲熒訓曰光魄又
謂營魄即魂魄殆不可曉余謂至道不煩言之易而
行之難今言之尚朦朧如侏儻夷言商謎隱語何以
行之哉余觀黃庭經云魂欲上天魄入泉還魂返魄
道自然注云拘魂制魄令不動作動作即營也大抵
魂魄相合則生意奄奄相離則死載其營爲之魂魄使
之抱一而不離老子之旨如此不必費辭說愈支離
也

猶豫

戰國策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決鄒誕生
音猶作以獸反與又同音猶豫禮記作猶與老子曰
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若冬涉川狐聽水而
後渡也豫獸聞聲則登木上下不一此言畏四鄰謂
不自保其同類也深得老子之旨今解者以爲人涉
非酉陽雜俎狐性好疑鼬性好豫按鼬與猶通

猶豫二

史記注鄒誕生猶音以獸切禮記作猶與注與音豫
崔浩曰猶狻類即狃也性多疑故以比不決者按狻
性亦多疑渡川而聽水聲老子與兮若冬涉川則與
定是狐類不疑猶兮若畏四鄰則猶定是狃自不保
其同類。此二句倒文法冬涉川若與畏四鄰若猶
既倒其文又加二兮者妙絕古今而解者不知

老子論性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
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為經矣若知其出于老氏宋
儒必洗垢索癡曲為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
贊此亦矮人之觀也又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
於淮南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為劉安語將坐
睡唾去也

老子稱經

吳幼清曰老子篇題曰經者蓋後人尊之辭漢書藝
文志有老子鄰氏經傳又有傅氏經說徐氏經說然
竟不知稱經所始也慎按佛道論衡載吳尚書令闕
澤對吳大帝云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
為經始立道學令朝野悉誦焉則老子稱經自景

帝始黃子稱經則難經靈樞經是也蓋託名于黃帝
前人已辨之矣

鯢旋之潘

說文潘淝米汁也禮月令酋人造酒淘米以水不潘
爲度列子鯢旋之潘爲淵正謂水沫如淘米汁也殷
敬順釋文欲改潘作蟠不知古人用字之義矣

封戎

列子怫然而封戎壹以是終二句叶韻本自妙語封
戎即怫然之貌後世轉作莘茸其義一也殷敬順改
戎作哉可笑也亦可惡也

諸趣

張湛列子注云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
蛸飛蠕動皆嗚呼相聞各有意趣佛經以蚊蚋小蟲
之屬名曰諸趣本此傳大士諸趣云若欲見佛看三
群田宅園林處停或飛虛空中擾或擲山水口轟或
身腰上有燈火或羽翼上有箒筆或鑽木孔爲鄉貫
或徧草木作窠城或轉羅網爲村巷或卧土石作階
庭諸佛菩薩悉如是只個名爲舍衛城

阿錫

列子衣阿錫曳齊紈注阿細縠錫細布非也按此文

以阿錫對齊紈阿亦地名齊有東阿其地亦出絲帛
錫韵書作裊孫恂云袒衣也若以阿爲細穀於字義
不通

八駿

八駿之名見於列子而他書所載互有不同今列之
于後

蒟騮。漢書作華駟唐人名紫騮今日棗騮

綠耳。一作騮駟又作綠耳

赤驥。又作赤驥。宋世名好頭赤

白縶。縶古犧字形似牛

渠黃。一作駟驄又名翠黃又名訾黃

踰輪。又作踰駟蜀都賦所謂魚文也馬目如魚劉

邵賦蓋如飛鶴似馬游魚

山子。又作岫子今之五明馬又名玉頂又名叱撥

又名玉抱肚又名花抱肚太白詩所謂五花馬也

古以爲奇今之俗忌惡其稱曰破面孤蹄鬼也不

騎。劉先主之的盧亦是此種的白也猶白頸烏

曰的脰烏

盜驪。一曰溫驪今之鐵青色也荀子作織離又作

淺驪盜驪言少竊驪色猶九扈名竊玄竊黃也又作

駟栗驪栗色也後代轉名駟駟

野馬

莊子野馬注云日光尚未詳悉按內典龍樹大士曰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

孟浪之言

孟字當音夢分韻當與夢同而今乃與漾同韻非也余前錄已引淮南子正月之孟陽氣始動爲證以辨其非近觀莊子孟浪之言古本作盍浪字从亡从皿音莫浪切則孟與盍本二字不可混爲一也盍浪之盍當在漾部而孟仲之孟自在送韻何疑焉

真字解

說文匕目爲真目匕爲良此解蓋古有此說也而解真字云仙人變形登天蓋誤以匕爲化也且未論其是非何其與匕目爲真之說自相背乎後人溺於長生之說而道士號曰真人未必非此言啓之莊子所稱真人只是誠而無僞爾其曰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老聃亦何嘗變形登天乎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

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恬知安慮誠明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大學曰安而后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知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也恬知也定慧也一也理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其竊吾說以文彼狹夫瑣儒之見也

冷禹

莊子舜之將崩真冷禹曰注不解其義按淮南子云受教一言精神冷然許叔重注云冷然解悟之義也

屏偃

莊子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注云偃謂屏廁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洩當其偃洩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誰能常之古者謂溷廁爲屏言其穢濁當在屏處謂之偃者其形如堰周禮爲井堰以共王之溷浴又曰梁水偃也

偃水爲閼空以笱承其空由是證之則涵浴之偃取魚之偃及後人灌田檢水之堰其用雖異其形則同也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

莊子馮字新解

佷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畏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舊注飲食至咽爲佷馮音憤憤滿也慎按馮當音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資如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下文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又自解佷溺於馮一句靜居則溺宴安煖毒蔽色所迷無水而沈也故曰溺體澤則馮經營外物如馮河從涉身陷九淵故曰馮似不必改作憤音也

出人不遠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今本作出入非言飽食終日而不學豈能出人乎出人如古言加人一等後世言出人一頭地云爾

越爲布名

荀子王制篇棲遲薛越之中野薛越注不解按說文薛草也六韜莎薛笠笠謂以莎草爲雨衣也和如賦薛莎青蘋越亦草名蒲屬可緝爲布文選葛越注草布也後漢馬右傳白越三千端潛夫論荀子汁越制中女布盛弘之荊州記秭歸縣室多幽閒其女畫織

布至數十升謂之升越。吳都賦蕉葛升越弱於羅

翠芷

荀子正論菡曼而饋代翠而食注翠當爲澤傳寫遺其水傷爾澤澤蘭也士虞禮茵著用荼實緩澤焉代翠而食謂焚香氣歇即更以新者代之又曰乘大踏越席以養安側載翠芷以養鼻注翠芷香草也禮論又曰側載翠芷所以養鼻也凡三見翠字爲香無疑賈誼新書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熏服之樂是也但謂澤即澤蘭恐非按佛書以乳香楓香爲天澤香椒蘭芷蕙爲天末香蓋乳楓皆潤澤也澤字如此解

爲通史記羅襦襟解微聞香澤又可證

荀卿雲賦

荀卿雲賦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注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可託訊也楚辭九章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亦此意也荀卿屈原相去不遠命辭益同

雉噫

揚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唐文聆鳳衰於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

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矢矟之誅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芥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爲僞書矣曷取賈誼書中七條溥之以冠于書亦愈下

傳贗售僞也

閔尹子

今世有閔尹子其文出於後人僞撰不類春秋時文也按列子仲尼篇引閔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惟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

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
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又說符篇引閔尹子謂列子
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
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
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
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必
愛之人惡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
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辭之出不由門
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
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
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按此二條皆精
義格言今之僞撰者曾無一語類是可證矣閔尹子
書雖亡觀此二條亦嘗鼎一臠矣乎

閔尹子妙語

閔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
能成己能勝物乃能成物

舌柔齒剛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
不見夫齒乎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漱子
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老萊子語

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捶可受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三全 亢倉子格言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公孫龍子

史記載公孫龍為孔子弟子其論白馬非馬亦自附於仲尼謂楚人亡弓之說且云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而悖可謂曲說矣其他篇有云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其意以白比君道青比臣道驪者色之雜也青驪於白謂權臣擅命而雜君道也金本制木而木賊金猶君本制臣而臣掩君也其說類易所謂玄黃論語惡紫奪朱同而頗費解說又曰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鷄也其與暴乎解云黃中正之色馬國用之材故曰與類碧不正之色鷄不材之禽故曰與暴其說類孟子白馬白人之例然其淫放頗僻去孔孟何啻千里

六崋

管子處義氏作六崋以迎陰陽周人循六崋以明陰

陽見輕重篇岑音計音義亦同蓋計筭之義故引之
以爲輕重之證也范子有計然其人姓辛名文子因
其善計算而精研故號曰計然又作計研又作計倪
漢碑亦作岑研

倪研同音

莊子和之以天倪注或音倪爲研越絕計然一作計
倪一作計研崔瑗草書狀研樂所不能計研謂計研
也以此互證之則研倪古音相通

天聰天明

韓非子云寄于天聰以聽乘于天明以視此古之格
言而非引之

根抵即根蒂

韓非子樹木有直根有蔓根直根曰根蔓根曰抵固
其抵則生長深其根則視久與老子深根固蒂同

淮南述莊子語

莊子云凍者假衣于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其言錯綜
成文妙矣淮南述之曰凍者假蕪衣於春暘者望冷
風乎秋又較明白古人辭必已出而不相齟如此

東風至而酒湛溢

淮南子東風至而酒湛溢李淳風感應經湛作汎其

解云按今酒初熟甕上澄清時恒隨日轉在旦則清者在東畔午時在南日落在西夜半在子恒隨日所在也又春夏間在地窖下停春酒者甕上泛者皆逐風而移雖居深密非風所至而感召動之

榮字當入東字韻

榮音與融同楚越齊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不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曰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人入庚字韻蓋誤以榮為榮也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珎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欲用孔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道字訓從訓由

山海經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郭璞注道從也韓非子玄鶴二八道南方而來亦訓道爲從中庸極高明而道中庸禮記民道之而有功文選東京賦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輟轅皆訓道爲由亦從也

鳴犢竇犖舜華

琴操曰孔子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歎曰美哉水洋洋乎立之不濟此命也夫按戰國策顏師古說二人姓名曰鳴犢鐸犖古今人表曰鳴犢竇犖說苑曰趙有鐸名竇犖史記世家曰竇鳴犢舜華家語曰殺竇犖鳴犢及舜華索隱曰竇犖字鳴犢犖轉字異或作鳴鐸舜華一作慶華今按諸說不同當從家語及索隱爲是

負苞

潛夫論曰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負苞朽木菌也此言僻人材在朝市山林諺云深山出俊鷄十字街頭出餓莩亦此意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苻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

悖亂嘉益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
冠遊人羽客偽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于
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
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
者無筭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
而天寶遺事杜詩偽蘇注至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
焉噫

文人作偽書

劉歆七畧叙稗官小說以周書為首即晉代所伐冢
汲冢周書也今所傳者十之一爾其中言舜囚堯禹

距舜伊尹通末喜太甲殺伊尹武王斬紂頭皆害義

傷教之甚太史公信之以斬紂事入史記誣聖多矣

其後漢有十洲記漢武帝內傳神異經洞冥記晉有

王子年拾遺記梁有四公子傳一曰蜀闖上音攜下

音琛入聲二曰翫杰上音萬入聲下音曷三曰麩艸

上音願下音端四曰仇膂上音掌下音親皆以奇字

湊合傳凡數千言皆無足觀而託名沈約可笑也唐

人天寶遺事五代王仁裕撰尤淺陋疑亦託名王仁裕

予觀仁裕所撰玉堂閒話不如是之虛妄也宋有碧

雲驥則誣善醜正矣又有雲仙散錄清異錄偽撰杜

詩注嫁名東坡一切可以焚棄

隱書

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今不可見大抵歡譔幽
與之辭書云時日曷喪其始也左傳遠揚求救於楚
師喻皆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
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
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檀弓之蠶績緹首溥
于鬣之蠅螺甌婁襟見於禮記戰國策說苑列女傳
諸書言無微而可畧此之謂也至于東方朔郭舍人
之問對直俳優之雄爾

越絕當作越紐

越絕一書或以為子貢作又云子胥皆妄說也而越
絕二字尤非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勾踐時也內能約
已外能絕人故曰越絕又曰聖文絕於彼辭士絕於
此故曰越絕二說似夢魘謔語不止齊東野人之類
而已詳觀此書卷末云記陳厥說畧其有人以去為
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隱語離合為袁康
又云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為姓丞之以天楚相
屈原與之同名隱語離合為吳平則撰此書者袁康
吳平也又王充論衡按書篇臨淮袁泰伯袁文術會

稽吳君高豈即其人乎又曰吳君高作越紐錄紐即絕字之誤書以紐名猶漢紀之例也絕字曲說不通而千載之誤書無人證之袁康吳平之姓名著在卷末無人知之蓋觀書者鹵莽閱未數卷已欠伸思睡而束之高閣矣予始發其隱然即其書以證其人以訂其名非臆說也博古君子必印可而樂聞之乎

漢人好作隱語

後漢人好作隱語於文字中蔡中郎題曹娥碑云黃絹幼婦外孫壘曰隱絕妙好辭四字魏伯陽參同契後序云鄒會鄒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

遊寥廓與鬼為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湯遭厄際水旱隔并隱會稽魏伯陽五字古魏字作魏故云依託丘山宜乎後世白丁道士不知而以丹法解之可發一笑又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皆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釣磯盍口渭滂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或字口合或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

內有截隼逝鷹揚離乙字子乙合成孔六翮將奮羽

儀未彰離鬲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

玟璇隱曜美玉韜光玟去玉乃文字無名無譽放言

深藏離與字按響安行誰謂路長離手字合成舉蔡
中郎魏伯陽孔文舉皆後漢末同時人與袁康吳平
亦同時隱語離合相似故詳著之以見越紐之出於
袁吳二子也歷千餘年而始顯不謂余為千載知音
乎

鮑昭謎語

鮑昭集中謎語三字其云二八四八飛泉仰流井字也
頭如刀尾如鈎龜字也乾之一九坤之二六桑字也
頗為拙劣今之商謎燈牌者亦笑之乾坤與桑何相
關乎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姜女既去
孟子不還簡妙勝鮑多矣。漢上黨郡有石研闕研
音刑字從刑省與研幾之研音義皆別

書叙指南

宋浚儀任廣編書叙指南專為尺牘設所引諸書今
多亡逸如書集一書古人尺牘之會彙者隋經籍志
即無其目以此知古書之不傳者何限哉書集中所
引朱娥王姬特多婦人之文又不知其何也

聚書戒子

唐杜兼聚書萬卷每題其後云清俸寫來手自校汝
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為不孝其言似矣然而未

達也司馬溫公云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此
興廢之常理也余嘗愛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
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
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
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真達
觀之言哉

